

二
知
軒
文
存

二知軒文存卷六

定遠方濬頤子箴

書徐達傳後

明初名將以中山爲冠而開平次之開平剽疾敢深入中山則長於謀略開平下城邑不能無誅僇中山則所至不擾卽獲壯士與諜結以恩義俾爲己用由此多樂附大將軍者開平智勇不在中山下而公忠謙遜善持其功名開平又弗如中山故一則天不假年子孫衰替一則賞延後裔與國同休太祖語諸將曰爲將不妄殺人豈惟國家之利爾子孫實受

其福知此者其唯中山乎年二十二卽往從太祖南略定遠
取和州會郭子興執孫德崖德崖軍亦執太祖挺身詣德崖
軍請代太祖乃得歸己亦獲免農家子忠義奮發若此固自
不凡采石之戰取太平嗣取溧陽溧水下集慶拔鎮江旋請
益兵以圍常州設伏破敵克之繼克甯國常熟宜興潛山其
敗陳友諒軍於九華山下也開平曰此勁旅不殺爲後患持
不可乃以狀聞而開平先以夜阮其人過半太祖不懌悉縱遣
餘眾嗚呼徐常優劣已判於是役矣復有龍江慈湖之捷兼
取江州過沌口討降將圍廬州而召赴鄱陽身先諸將力戰

殺千五百人獲巨舟夜卽還守應天迫爲左相國甫克廬州
蕩平湖湘諸路而吳人陷宜興則救復之尋克高郵得運艘
淮南北以次悉平征吳之議李善長請緩則曰張氏汰而苛
其大將徒擁子女玉帛三參軍書生不知大計以大軍蹙之
三吳可計日定料敵之語可謂明決遂拜大將軍分三軍以
應敵三道爲十壘以遮敵五寨阜林昇山所向有功旣下湖
州進抵平江己則當葑門一面而遣十軍羅布四方困以長
圍架塔築臺置弓弩火筒巨礮於上城中大震仍遣使請命
太祖嘉其謀勇絕倫允以便宜行事先與開平約師入我營

其左公營其右又令將士曰掠民財者死毀民居者死離營
二十里者死旣入吳人安堵如故大將軍持重有紀律戰勝
攻取得爲將之體洵如太祖之論也由是進取方略自山東
始旣定齊地遂泝河趨汴梁降河南略定嵩陝陳汝諸州徑
擣潼關西至華州將謀北伐中山請行復問其主北走窮追
與否太祖則教以出塞之後固守封疆防其侵軼爰乃陸道
舟師長驅直入燕京底定市不易肆再命西征會擴廓方引
兵出鴈門將由居庸攻北平則用批亢擣虛之策乘敵不備
直逼太原使進不能戰退無所守已而果然乘勢收大同分

兵徇未下州縣慶陽臨洮諸將議所向皆請先慶陽獨謂慶陽城險兵精卒未易拔宜先取臨洮以其人備戰鬪以物產佐軍儲思齊不走可束手縛臨洮既克於旁郡何有因度隴而秦州而伏羌而甯遠而鞏昌以達於臨洮思齊則不戰降分兵克蘭州下平涼拔慶陽盡定陝西地班師論功行將曩戈偃伯矣乃擴廓復攻蘭州其時開平已死再命中山爲大將軍副以李文忠分道出兵文忠出東道中山則出西道至安定擴廓以精兵劫東南壘胡德濟倉卒不能軍自帥兵擊卻之德濟爲大海子械送京師而斬其下數人以徇明日整

兵死戰大破之擒王公以下文武僚屬千八百餘人將士八萬四千餘人馬駝巨萬德濟至京師太祖釋之而以書諭曰將軍效衛青不斬蘇建獨不見穰苴之待莊賈乎將軍誅之則已今下廷臣議吾且念功不忍加誅繼自今將軍毋事姑息吾以爲中山不殺德濟絕非姑息也旣破擴廓卽帥師自徽州克沔攻興元而文忠亦克應昌露布聞於朝封爵賜券更有北平練軍修城設屯墾田之役召還未久再征擴廓五將軍並出中山則出中道戰不利願以功大弗問也旣又行邊破敵於答刺海再討乃兒不花每歲春出冬還還輒上將

印賜休沐宴見歡飲有布衣兄弟稱則彌恭慎守臣子節賜以爲吳王時舊邸中山固辭一日強醉之舁臥正寢醒而下階俯伏呼死罪太祖大悅命有司爲治甲第表曰大功坊君臣魚水千載一時太祖之待功臣固遠過漢唐而中山之不伐不矜亦可比隆於宋之曹武惠也至於薄胡惟庸之爲人謂其不任相尤有卓識言簡慮精令出不二歸朝之日延禮儒生不愛婦女不取財寶中正無疵昭乎日月太祖曰大將軍一人而已嗚呼知臣莫若君千古名將如中山者能有幾人哉

二失車
書李文忠傳後

太祖以姊子撫爲己子岐陽固酷似其舅也六王之中位居第三滁陽來歸年甫十四閔其喪母令從己姓讀書穎敏兼有將才未及弱冠親軍是領從援池州驍勇冠乎諸將連下四縣聲威播於萬年敗苗襲洪用副指揮會胡及鄧爰取建德旣戰功之屢著斯帥府之克兼矧以獠眾數萬水陸奄至則先將輕兵破其陸隊取馘浮筏水軍胥遁進克浦江遂禁焚掠招山谷避難之民撫苗部乞降之虜不妄殺人蓋亦遵舅氏之訓焉諸暨旣拔嚴州善守東門禦前間道斷後浪灘

來攻而破之分水乘勝而克之三溪再據一擊復敗擒渠燒
壘自是賊不敢窺且也禮漢將走叛兵金華處州咸資安撫
吳攻諸全兵少請益乃藉平章之討亂揚言右丞之踵至虛
聲恫喝敗軍滋懼夜半突擊諸全以完兵不厭詐謀勝於勇
焉義烏千騎其鋒莫當別築五十里外之城以拒一十六萬
之眾踰年再犯賊勢更盛謂宜少駐以俟大軍則下令曰彼
眾而驕我少而銳遇驕必克之矣白氣覆空大霧晝晦吉日
允協誓師仰天不敢愛死在此一舉詰朝會戰獨當敵衝步
障爲開橫梁導引鐵騎從之乘高馳下中堅深入重圍陡合

格殺無算所向披靡大潰逐北溪水盡赤是役也岐陽勇冠
三軍獲此大捷雖御衣名馬未足酬庸也嗣攻杭州以圖牽
制進克三縣不俚降將整軍入城麾去女樂營麗譙以下令
民居毋入收寇兵以歸伍盜糧尙充行省平章賜復李姓兵
不血刃屠公是奏爰有征閩之役復作浦城之屯餘寇盪平
三州底定道上棄兒賴以全活將軍慈惠過於伯仁上都戴
事因而得代其赴援大同也苟利於國闔外可專雁門馬邑
游兵退奔白楊雨雪阻水自固夜劫則堅壁不動質明則死
戰不疲破厥精兵俘斬甚眾窮追至莽哥倉分道出野狐嶺

旋拜征虜奚畏勞頓我師遂北聞謀徑趨應昌走其嗣君興
州撫其殘卒直抵紅羅飛馳露布榮封曹國恩予世券迺者
拊循西蜀新築成都之城迢遞居庸又渡臚胸之水齎糧疾
行薄敵稍卻馬中流矢手持短兵偏裨讓乘力摧强虜兵復
大集險猶可據椎牛饗士故示閒暇跪地湧泉特荷靈貺疑
伏引去失道且還勝負相當有功無賞故侯戰骨元戎痛心
厥後行邊屢報俘獲討平叛番置衛洮州請鑿龍首之清渠
以避城中之鹹鹵飲和食德樂利蒙休迫解兵柄頗好學問
通曉經義發爲詩歌逞其雄駿之氣如覩蹕厲之狀恂恂儒

者拳拳忠愛議減租額勸少誅僇日本毋勤遠略天子不近
刑人犯顏積忤中旨譴責淮安不慎醫藥親臣遽爾告終吁
可悲已夫以岐陽之器量沈宏勛業蓋世顧生一九江紈綺
少年敗其家聲竟至奪爵正統以後始復侯封迄於明季苟
非太祖之甥能追念舊勲絕而復續也歟

書沐英傳後

黔甯爲吾邑人留鎮滇中襲封十一世與明相終始至今滇
人操土音者近似吾邑方言知其威德之播於遐荒者久也
沐氏孤兒從龍最早撫之爲子年十八卽守鎮江旋遷廣信

從征福建有分水崇安閩溪十八寨諸戰績太祖始命復姓
移鎮建甯節制三衛尋以大都督府僉事進同知機務殷繁
剖決無滯后數稱其才帝亦重之少年明敏其殆有夙慧歟
關陝之行乘傳而往問民疾苦且更置事之不便者旋命西
征吐蕃耀兵崑崙封爵予券嗣有土門峽之功築城東籠山
屢獲酋長俘男女甚眾拓地數千里復總陝西兵出塞登賀
蘭山涉流沙分四翼夜擊而自以驍騎衝其中堅獲元人全
部以歸厥功與吐蕃等繼更北征所俘益眾尋又有征南之
命元兵拒於曲靖則乘霧趨白石江霧霽兩軍相望傅友德

欲渡謂兵罷懼爲所扼乃嚴陣若將渡者而以奇兵濟下流出其陣後張幟山谷閒人吹一銅角元兵驚擾乃麾軍急渡以善泅者先持長刀斫其軍軍卻畢濟縱鐵騎大敗之斬禽無算長驅入雲南遂下之獨大理倚點蒼洱海扼龍首龍尾二關以爲固則自將抵下關遣王弼由洱水東趨上關胡海閒道渡河樹旗於點蒼山上於是亂流斬關進山上軍亦下馳夾擊禽土酋拔大理兵以謀勝信然回軍分道平諸蠻而又有土酋煽諸蠻圍雲南城馳救蠻潰奉命鎮滇自是平曲靖之亂定普定廣南浪穹諸蠻通糧道設屯田復有百夷之

叛破之再寇定邊選三萬騎往禦三十萬眾翼以大礮勁弩
蠻用象陳被甲荷楯左右挾大竹筒中置標鎗銳甚我軍三
之令曰今日之事有進無退乘風大呼礮弩並發象皆反走
寇有梟將死鬪左軍小卻登高望之取佩刀命左右斬帥首
來左帥見一人握刀馳下大恐奮呼突陳大軍乘之斬馘殪
象生獲其三十七賊渠帥各中矢伏象背死思倫發遁去諸
蠻震懼麓川無梗以寡敵眾節制之師彼蠡屯蟻聚者烏足
以當此耶入朝賜宴奉天殿優賚遣還陛辭帝親拊之曰使
我高枕無南顧憂者汝英也黔甯眞天南砥柱哉還鎮復兩

平叛蠻南中悉定番部有重譯入貢者顧聞皇太子薨哭極
哀初高皇后崩哭至歐血至是感疾竟卒年才四十八耳史
稱其沈毅寡言笑好賢禮士撫卒伍有恩未嘗妄殺百務具
舉簡守令課農桑歲較賞罰墾田百萬餘畝浚滇池通鹽井
定貢稅均力役疏節閹目民以便安而又手不釋卷暇則延
諸生講說經史嗚呼名將儒將功臣疆臣一人兼之矣夫黔
甯有大勳而能善持其後故保世滋大遺澤孔長予以鄉人
追溯先烈不禁神往於碧雞金馬也

書李善長傳後

明初六公百室位第一予鐵券免二死予免一死而一死尙不能免株連家口七十餘人一時坐胡惟庸黨者更有七侯同死前則比之蕭何後則入於姦黨錄嗚呼太祖治此獄誠爲太過王郎中一疏言之明切故得書竟亦不罪謂功如善長且如此恐四方因之解體太祖其能無內媿於心耶顧天下滿而不溢高而不危者唯讀書有學問之人始克臻此若夫工智計習法家言而性又忮刻貴富旣極驕恣因之耄不檢下庇其私親身敗名裂禍由自取如撲滿然如朽索然無足怪者然溯其爰立之功參謀之益饋饌之勞謂與太祖同

心出萬死以取天下則固當貸其一死也甫掌書記卽教太祖法漢高儼然自居主佐能察來歸者之材復爲太祖布款誠相齟齬者委曲調護其初原不失爲里中長者也予興欲奪以自輔則固謝弗往可謂知君莫若臣已和陽居守設法以敗襲兵胷中自有韜略得巢湖水師則力贊渡江旣拔采石則書榜禁戢士卒將取鎮江佯怒諸將欲寘諸法則力救得解太祖用詐亦應之以詐焉參議平章進退賞罰百室主之蓋明習故事裁決如流而又嫻於辭令有所招納輒使爲書居守之日將吏帖服百姓安堵轉輸不匱權鹽權茶去元

弊政制錢法開鐵冶定魚稅國用饒而民弗困經世大才雖
無汗馬勛厥功亦至巨也裁定律令充大禮使尋進宮師錄
軍國重事郊社宗廟之禮六部官制悉皆斟酌至當修元史
編祖訓錄大明集禮神祇封號功臣爵賞皆百室與諸儒臣
謀議以行斯時身爲百僚之長宜如何小心謹慎以保全名
節乃侵權者則奏黜之爭法而詢者則擠去之汪胡獲罪獨
事寄如故烏得不厭厭致仕之日賜地給佃守家有戶儀仗
有士寵遇不少衰可以休矣顧臨濠宮殿之役自宜力辭勿
董其事胡爲留濠者數年猶子尙公主以元老兼親臣艷之

二
夕
車
不
一
卷
二
者靡不忘之烏乎狎寵自恣被彈削祿僅予薄懲仍不乞退
輒出而議事督工胡氏旣敗已獲倖免弟姪免死又不表謝
尸居暮氣昏然罔覺尙以營第假衛卒於信國知帝銜之遂
密以聞而交通禍作矣科以大逆不道獄詞周內半屬子虛
而百室旣奉太祖爲漢高已則不能效留侯之辟穀方以爲
鐵券勿欺也夫亦安足恃哉

書劉基傳後

郁離子爲元進士四仕四已所如不合棄官以歸避方氏者
爭依之稍爲部署寇不敢犯蓋有大志必不甘於終隱也經

世之才可匹武鄉而出處稍遜天生應運輔翼新朝又奚能
限以名節耶始卻幣聘孫總制再致書乃出上時務十八策
入禮賢館不拜韓林兒嘲爲牧豎老先生固不同乎人太祖
以爲吾子房惜乎帷幄密語秘莫能知也天命所在鑿鑿言
之征取之計先圖陳次及張然後北向中原以成王業以憂
於隆中一對夫亦時爲之耳太平旣陷有議降者有議奔據
鍾山者獨張目不言召入內則奮曰主降及奔者可斬而決
賊之驕獻伏兵邀取策謂天道後舉者勝此固出山第一功
然而不受賞也安慶復陷力贊出師自旦及暮不下則請逕

趨江州擣友諒巢穴出其不意友諒奔武昌兵貴神速信然
降將欲勿散部曲太祖有難色則從後蹋胡牀悟而許之儼
然子房之教漢高矣喪母還葬弗言兵事會苗軍叛浙東搖
動不得不諭安諸邑謀復處州而國珍曩曾受慶元之逼及
請誅首亂之議素畏之致書以信答書宣示成德國珍遂入
貢所謂一紙書賢於十萬師也漢吳侗隙未可動不聽其言
遂有洪都之圍鄱陽大戰忽躍起大呼趣更舟倉卒徙別舸
坐未定而飛礮擊碎舊所御舟友諒喜而太祖舟更進漢軍
皆失色機警處正不可及湖中相持三日未決請移扼湖口

以金木相犯日決勝象緯之學略見一斑如陰陽風角固言
兵者所不廢云厥後取士誠北伐中原皆用其謀迨吳元年
始官太史合熒惑守心請下罪己詔大旱請決滯獄卽命平
反兩隨注因立法定制以止濫殺刑人謂兆於夢曰此得土
得眾之象宜停刑後三日海甯降遂悉縱囚不嘗殺人者能
一之太祖謂數以孔子之言導予郁離又何嘗不讀孟子歟
太祖卽皇帝位奏立軍衛法初定處州稅糧視宋制畝加五
合惟青田命母加曰令伯溫鄉里世世爲美談洵美談也居
守之日懲宋元寬縱肅紀綱令御史糾劾無所避宿衛宦侍

有過皆啓太子置之法李彬以貪獲罪善長暱之請緩其獄
不聽馳奏報可方祈雨卽斬之忤善長愬僂人壇壝下不敬
諸怨者亦交譖會以旱求言謂陰氣鬱結上干天和納之旬
日仍不雨斯二者一失之疾惡太甚先生曾自言之一則過
信天文書疾篤時授子璉曰返上之母令後人習先生又豈
自護其短哉觸太祖怒會有妻喪告歸瀕行諫營中都逆料
必有邊患旋手詔赴京念其勲伐賜賚甚厚因辭進爵善長
數欲害之乃爲之地太祖欲相則曰易柱須得大木若束小
木爲之且立覆嗚呼先生不自居大木太祖尙不識其爲大

木耶且謂楊憲有相才無相器設持心如水之喻汪廣洋則
斥其褊淺胡惟庸則懼其儼轅曰吾之相無逾先生則又以
不耐繁劇恐孤上恩辭彼固深知太祖之心者與其以猜忌
敗不如以功名終曩者言無不從茲則言不見聽歸老於鄉
棄棟梁而勿用吾爲太祖惜也顧先生始終惓惓朝廷問天
象條答甚悉而焚其草霜雪之後必有陽春以寬大濟國威
可爲千古治天下標準飲酒奕棋口不言功見邑令稱民躬
自韜晦若此然究爲惟庸所中致有腹中拳石向之言於太
祖者誰則洩之於惟庸歟合茗洋之變家居可以弗問乃遣

子奏事不先白中書省是其疏處惟庸挾前憾誣以談洋有
王氣圖墓弗與則請設巡檢逐民因而奪祿斯時入謝胡嘿
嘿無一言未幾而惟庸相以致憂憤不起遺表竟不敢上嗟
嗟向使太祖不相汪胡而卽相先生則粵陳王道修德省刑
祈天永命開國規模必更有遠過於漢唐者郁離有武鄉之
才而太祖無昭烈之量讀史至此輒爲廢書三歎也

書章溢傳後

明初四先生吾最重三益之孝友遠游秦中虎林心動辭歸
八日遽悲失怙廬焚籲天火至柩滅吁何誠也寇犯龍泉從

子被執挺身求代以存兄祀縛柱弗屈給歸起義破賊復讐
吁何勇也迨出應聘病久在告知其念母厚賜歸省則貴弗
忘親也老遭母喪再乞終制悲慟過度歸而營葬親負土石
感疾竟卒則以身殉親也而其辭榮亂世佐命興朝宣力有
年獨持大體終身完粹無媿聖賢太祖當日爲天下屈可謂
知人已府官欲盡誅誅誤則說止之論平盜功授龍泉主簿
則辭不受賊圍台州則以鄉兵赴援卻賊擊走龍泉賊而其
師反爲監縣所殺則馳歸偕友戮首惡以報師於是兼平松
陽麗水之寇卻長槍軍以功授僉事則不忍負鄉里子弟獨

二知軒文存

卷六

古

取功名以義兵屬其子而退隱匡山三益之高尙既有過於
青田卽初見太祖對以天道無常惟德是輔其言亦至偉也
乃僱使爲營田司事巡行江東兩淮分籍定稅夫奚足盡其
才歟胡深出師溫州三益則守處州饋餉供億民不知勞忠
於王事兼篤友誼固先生所樂爲者荆襄議屯田以控制北
方所策至善而宋孔被逮詞連三益太祖知其守法諭令勿
疑會胡深陷沒於閩處州動搖又命往鎮顧以獲罪蒙宥辭
副使秩其遜順守禮已可概見至則誅首叛而餘黨悉定仍
召舊部義兵分布要害列柵爲屯賊不敢犯浦城戍卒乏食

請以所掠之糧入官均給兵食遂足旣捕斬茗洋之賊復籍
還溫州子女恩威並用處分各當召之入朝命存道守處嘉
其父子之功而顧不加秩同徵諸先生亦未有爲之一言者
其殆落落寡合耶論征閩諸軍築萬全之計如所議行處州
糧額奏復其舊罷取船舶鄉里蒙惠官中丞贊善時重養廉
恥不以搏擊爲能社稷大祀會風雨失儀帝怒爲委曲明其
無罪乃貰之可謂仁者已鄉兵平閩詔從海道北征持不可
以爲失信於農民因太祖不憚復請籍叛逆爲軍使之北上
乃喜曰孰謂儒者迂闊嗚呼三益一生孝友功名未顯而其

子又沒於王事胡天之不佑善人也吾欲叩閭闔而問之
書陶安傳後

謀略不如基學問不如濂治民之才不如溢琛四先生初至
參政自謙若此帝多其能讓願賜門帖子褒爲國朝謀略無
雙士翰苑文章第一家其恩寵初不在四先生下也所惜者
以元孝廉爲書院山長避亂家居而輕於一出耳史曰帝取
太平安與耆儒李習率父老出迎習年八十餘則參政亦非
少壯可知旣長於易必有利見之占始爲軍門之敬觀其以
神武不殺頌太祖而謂金陵形勢可以臨御四方遂留參幕

府其殆鳳雛之亞耶以爲重臣命知黃州寬租省徭民以樂業謫桐移饒會陳友定來攻斯時城中固無士卒參政本書生外寇卒至絕不爲動從容召吏民諭以順逆嬰城固守援兵至敗去諸將欲盡戮民之從寇者則持不可曩告帝不殺今則代行仁政矣宸翰之頒生祠之建亦固其宜尋居學士班首嗣知制誥議禮修史刪定律令極儒臣之榮其論興亡也曰喪亂之源由於驕侈可謂片言扼要其論學術也曰道不明邪說害之可謂洞察古今而太祖善於領悟紬繹言之深探其本君明臣良開國時景象可以想見故信任勿疑臺

官以聞諸道路者謗其隱過則詰曰安豈有此立黜言者於
是有江西之命而政績益著其年卽卒於官所上時務十二
事史闕未載然帝親爲文以祭且封姑孰郡公知所陳之必
皆嘉謨讜論也乃子以貪敗家盡爲軍幸念舊勛甫得除籍
忠於國而不克訓其子異哉若同議禮之王尙書援據經文
考證古義非無學問乃旣爲元翰林出使張士誠留之授以
官復來歸於明視朝廷如傳舍則更卑卑不足道已
書齊泰黃子澄傳後

太祖御宇三十一年承平已久朝無宿將民不知兵太孫甫

嗣位兩書生卽建削藩之議徒以泰能數邊將姓名能進圖籍子澄東角門之言以漢七國爲比遂倚參國政發此大難吁抑何不度德不量力若斯耶平心以論十王之封太祖一誤皇孫之立太祖再誤燕王智慮絕人太祖曩日豈不知之立賢立長於勢乃願旣封藩已而又從劉三吾正嫡承統之義立孫不立子以伏禍胎故一登大寶卽詔諸王毋奔喪王國吏民聽朝廷節制本非以孝治天下之道諸王謂泰矯詔間骨肉誠哉其間之也無已卓敬請徙封南昌尙爲計之善者顧不出此泰與子澄謀先圖燕子澄則讒先周以翦其手

足先燕非先周亦非嗣位之初自以親親爲重諸王皆帝叔
父縱有流言豈可輕動乃周銅湘焚齊囚代幽岷廢曾未一
稔殘害五藩靖難之兵烏乎不起哉斯時燕王三子本在京
師設待以至誠視如手足未嘗不可化勇悍以杜逆謀蓋留
而禮之則可收之則不可留則我有挾持遣則彼無顧忌謂
遣歸使彼不疑我獨疑之而有采訪之使以激其變伐燕之
議由泰而定耿炳文出師卽敗子澄乃薦李景隆泰極言不
可子澄不聽此何等事而以素不知兵剛愎自用之人主之
舉朝無發一言者及景隆敗歸燕王上書極詆乃解二人任

以謝燕而陰留之京師東昌告捷則命任職如故夾河之敗則復解官求罷兵緩之適以急之建文安得不出走耶夫謂以天下制一隅甚易殊屬憤憤不意其言之竟入也當燕王上書申救周王覽書惻然欲止其事爭之未久又入言之終猶豫不決曰何以自解於天下是帝之天性尙厚燕王亦曰非由天子意目兩人爲奸夫兩人固忠於建文者惜乎智不足以濟其忠而主奔臣死禍及姻黨致滅讀書種子古今變局未有大於此者嗟嗟誰則階之厲歟

書姚廣孝傳後

和尙誤矣和尙誤矣姊不納友不見而遙語若此此爲少師
一生定論更無從下轉語也以好學工詩之人少卽爲僧自
屏於四民之外而所師者乃道士所學者乃陰陽術數之學
則不得爲僧嵩山之游相者以爲形如病虎性必嗜殺劉秉
忠之流則不得爲僧然而應詔試禮部不受官賜僧服還不
得爲僧而仍爲僧太祖選高僧侍諸王所選固奇出入燕邸
時時屏人語問所居曰住持慶壽寺不得爲僧而仍爲僧至
於密勸舉兵成祖曰民心向彼則曰臣知天道何論民心遂
以其黨進爲之練兵後苑是斷斷乎不爲僧矣而未易僧服

也決策起兵適大風雨簷瓦墮地成祖色變心究有所不忍
顧以爲飛龍在天瓦將易黃決之曰祥果祥耶惠帝用儒成
祖用僧儒不敵僧叔竟代妖噫異哉以僧輔世子居守以僧
擊攻卻援斬首無算以僧馳書請班師以僧力趣益募勇士
勿稍休以僧戒毋下城邑急趨京師料其單弱勢必舉以僧
決戰守機事論功第一以僧拜資善大夫太子少師復姓賜
名贈祖父官成祖不以少師爲僧少師亦幾忘其爲僧方外
而預人家國事爲浮屠別剏一門戶爲朝廷別開一宦途顧
命蓄髮不肯賜第及兩宮人皆不受冠帶而出緇衣而退曰

僧非僧曰仕非仕吾烏乎測少師吾又豈能謂少師不誤哉
獨怪天生齊黃以輔惠帝天更生少師以輔成祖一主削藩
一主靖難而惠帝聽齊黃之指揮成祖聽少師之導引以僧
攻儒以僧滅儒俾永其年著道餘錄爲先儒害誠吾之所不
解也少師欲救讀書種子是其發慈悲心近於彼法處尙不
失僧家本來面目而成祖反不能從其言至爲溥洽乞赦則
老而戒殺將證菩提蓋亦爽然自知其誤矣

書解縉傳後

封事萬言太平十策以在大庖西室有義則君臣恩猶父子

之論故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忠直之氣溢於行間大紳有匡
濟才而亟於求進自負太過兵部嫚語尙書上聞帝慮以尤
散自恣擢居臺諫乃爲人草疏白寃又爲人草疏彈劾皆非
在官言官之道太祖期以大器晚成十年進學令隨父歸何
愛之之深耶甫及入稔違詔入臨謂感先皇知遇之恩則可
胡不念母喪未葬誰爲祭奠衰翁九十誰爲定省大節有虧
河州之謫分所應爾則寓書董侍郎爲之道地得官待詔貪
祿忘親吾以爲學固未進也靖難師起旣不忠於建文而首
拜直文淵預機務之命詞臣入閣實爲異數曷以愼初易保

終難命婦入朝賞賚與尙書將成祖之待大紳者至已由是
獻納從容虛己以聽任事直前表裏洞達引拔士類一善輒
揚命疏廷臣短長臧否絕無顧忌遂有狂名兼害其寵蓋禍
機已伏焉若夫稱皇長子仁孝稱好聖孫備議以定有安社
稷功是大紳一生不負所學處願以諫討安南忤旨而太子
又時時失帝意踰嫡之寵再諫啓爭致怒其離間骨肉恩禮
寢衰賜衣弗及夫事君戒數大紳豈不知之而禁中語又奚
可輕洩於外哉讀卷不公坐謫廣西尋以怨望爲人所摘改
交趾脫令從此韜晦斂抑尙可以保全初終也奈輒入京謁

太子卽還致漢王言其無人臣禮愈觸帝怒而方爲嶺南之遊請鑿贛江因而下獄囚籍見姓名詫其猶在竟受雪中之虐良可哀已夫以大紳之才原不在黃金二楊二胡下乃六人者皆數厯通顯以功名終而吉水翰林獨以狂敗雖成祖寡恩忘其旦夕之裨益然未始非盡言招尤有知人之明而無全身之智以自罹於禍也

書況鍾傳後

立賢無方朝廷用人正不必盡循資格也宣德中以郡守多不稱命部院臣舉其屬之廉能者而伯律用蹇胡兩尙書薦

擢知蘇州賜敕乘傳以榮之實爲曠典一時同薦者九人伯
律則以吏起家能治吏初至佯不省聽吏所爲欲行斯行欲
止斯止故示以闇故受其欺三日而了然於胸中曰若止我
行若強我行胥非事之宜行宜止者責其舞文之罪立捶殺
數人而屬僚之貪虐庸懦者盡斥之一府大震所謂迅雷不
及掩耳剛斷明決難治之地轉而易治若拘文牽義瞻前顧
後鮮不墮其術中者蠹吏旣去乃蠲煩苛立條教上書言事
之不便於民者夫不便於民一爲酷刑抑配則疏免之或自
本身而止一爲逋賦則請量折以鈔雖格於部亦頗蠲減一

爲募佃官民荒田官田準民田起科則求減稅額以均輕重
一爲馬役一爲布征則乞敕所司處置帝悉報可太守之疏
徑達九重不爲上官所阻立見施行誠吳民之福也而尤爲
難得者巡撫周公與伯律同心計畫免賦至七十餘萬石歲
積濟農倉粟數十萬石以之賑荒兼代民間雜辦及逋租又
奚止蘇州一郡蒙其福耶識民善惡有簿通關勘合有簿綱
運館夫又各有簿以行勸懲以察奸僞以防侵盜以杜需求
興利除害不遺餘力安良鋤暴奉若神明而且中使不敢逞
威將卒不敢凌虐並爲太守斂跡而官僚過境者亦心憚之

顧伯律雖起刀筆然能重學校禮文儒振拔單寒不爲匿名書所搖動若鄒亮之薦他人處此必作罷論矣觀其敬禮平司務令二子給侍以報其恩而司務絕不以家貧干求伯律人兩賢之尤足以爲天下風獨是伯律之才若此可以治一郡卽可以治一行省使由太守而擢監司由監司而擢巡撫其剛正廉潔孜孜愛民之心前後斷無稍異而所舉之郡守必皆循吏能稱其職者而若之何以郡守終也或曰部民二萬餘人走訴乞留自不得不俯順輿情仍使之視府事夫畀以三吳疆寄則三吳咸治已況之後爲李李之後爲朱朱太

守之言曰吏貪吾不受牒隸貪吾不行杖獄卒貪吾不繫囚
公庭清肅民安而化之其治績庶乎追蹤伯律居七年超遷
左丞相使蓋有幸有不幸云

書楊士奇傳後

明之賢相首稱三楊而三楊又以文貞爲最逮事四朝享壽
八秩和平中正負海內重望然少而孤露隨母改適又曾兩
下錦衣衛獄蹶而復起動心忍性錯節盤根天特老其材以
爲朝廷用信非偶也初以修太祖實錄薦復以史才薦旣事
建文再朝成祖滔滔皆是不能獨責文貞奉職甚謹私不言

公舉止恭慎嫻於應對入參機務足副其選小過則爲人撿
覆私饋則稱病弗預宅心仁厚可謂長者輔東宮勸留意經
史以詩爲小技深得相儲之道兩王合間太子則竭力維持
保護之一曰孝敬再曰孝敬如初漢王謀奪嫡及諸不軌狀
蹇義不言而文貞乃言其不肯就藩請留守南京勸帝熟察
言之誠是也新華蓋學士來奏事仁宗命蹇夏共聽徵棗雖
微以與前詔戾減之固宜二十七日不易服獨許士奇之執
賜繩愆糾繆章得密封言事貴畜賤士失選賢授官意再三
爭之乃曰念卿孤立恐爲呂李輩所傷不欲因卿言罷今有

辭矣仁宗之待文貞至優極渥豈他人所能及耶朝正旦呂
震請用樂偕黃淮疏止未報復奏待至夜漏十刻報可寵以
三祿則辭尙書祿罪舒仲成則勸帝如漢景之待衛綰因罷
弗治降虞謙官則爲白其罔得復秩弋謙以言事獲咎則謂
應詔陳言無罪而帝立進遷秩下敕引過有上書頌太平者
則謂流徙未歸瘡痍未復而帝嘉其以至誠匡弼於是有同
心合德徇國忘身之褒又有正固不二簡在朕心之譽再頒
楊貞一印以旌其德親承顧命敕召太子嗚呼此所謂社稷
之臣也征平漢王後陳山請並執趙王文貞言上惟兩叔父

有罪者不可赦其無罪者宜厚待之疑則防之無遽傷皇祖在天意事遂寢宣宗還京又爲眾議所惑力勸保全封羣臣章示王王喜得生而帝待之日益親使齊黃當日能如此爲建文謀夫何至有金川門之變哉征交趾不利黎利僞請立陳氏後廷臣言與之無名獨文貞與文敏贊成之以漢棄珠崖爲譬伏伯安小人懼其辱國請別遣使不比不阿斯足以當大任已帝述太后言先帝在青宮惟卿不憚觸忤先帝能從以不敗事益見文貞作用尋以老疾敕鴻臚趨朝或後母論奏而微行夜幸諫帝勿自輕其身後數日果獲二盜曰今

而後知卿愛朕君臣相愛至斯已極若夫蠲逋負減田額理
冤滯汰工役撫逃民察墨吏舉文學武勇之士請廷臣二司
各舉所知備方面選皆能廣德意持大體號爲治平其庶幾
乎文敏管短文貞而已則頗受邊將良馬之餽帝知之以問
則勸帝不宜以小青介意且曰願陛下以曲容臣耆容榮休
休之度蓋罕有其匹焉嗣英宗以冲齡嗣統太皇太后倚任
三楊有事遣中使詣閣諮議然後裁決正統之初朝政清明
胥賴相臣之力未幾王振用事文敏尋卒而文貞勢孤竟弗
能制並傲很之子亦無如何天子終以耆碩不忍傷之降詔

慰勉身後乃論殺稷則又與文敏之曾孫以資敗者相等夫
乃知身修而后家齊聖人第論其理而不齊者未必盡由於
身之不修也

書徐有貞傳後

多智數而反以智數敗喜功名而不能以功名終患得患失
亦忠亦奸忽爲君子忽爲小人其才有餘其德不足異哉元
王竟復冠帶放浪山水間恐未必以爲樂也無書不讀之人
憂西南用兵不息陳兵政五事再上治河三策漕臣請塞決
口以爲無益因築九堰成廣渠開通源罷遣京軍用民集事

復奏免河夫官馬之費會山東大水河堤多壞所築如故乃
修舊決口添減水閘水患悉平泊河確有條理烏得謂無才
耶然當熒惑入南斗時稔禍不遠命妻子南還可以爲智輒
大言天命已去創南遷之議內廷訕笑舉朝非之久不得遷
急於進取遂遺玉帶以希薦假星術以惑人輾轉屬託得于
少保爲言於帝求國子祭酒乃獲爲人傾危將壞諸生之考
語不知其薦反以爲沮因曩有言南遷者可斬之說怨少保
益甚改名遷官張秋奏績旋蒙獎勞進擢左都然而貪不世
之功操至奇之策升屋覽乾象濟事逢晦冥錮牆以入挽轡

以出星月開朗殿廷呼噪獨號於眾趣賀上皇嗚呼移其忠
於景泰者以忠於英宗我側注冠封武功伯華蓋文淵寵榮
已極乃但圖報復不念舊恩事權盡歸中外側目亦既得志
則思自異於曹石發其貪橫於焉構釁密語故洩恩眷以疏
反遭逮繫雷雹交作大風折木天若助之出獄將有嶺海之
行顧以匿名投書指爲怨望追執榜治幸而無驗災將肆赦
券又招尤禹功自負曹封妄冀徙金齒以流離擲鐵鞭而太
息將星應乎孺子起舞奚爲婚事誑夫義士翻覆乃爾忠耶
奸耶君子耶小人耶吾則斷之曰鄙夫

書王恕傳後

九十三翁五子十三孫敷歷中外五十餘年剛正清嚴始終
一致所引薦者皆爲名臣宏治間眾正盈朝職業修理號爲
極盛者宗貫之力也初官大理卽條刑罰不中者六事議行
之守揚州發粟賑饑不待報作書院以課士治行稱最超遷
布政贛寇以平會嚴覈方面量移河南流民爲亂復能撫治
進擢臺省宗貫之材實兼文武丁母憂兩月卽奪情視事平
大盜嚴束所部毋濫殺遂撫中州入爲侍郎尋丁父憂服除
有督河之命浚諸湖修四塘則又明於水利因災變講求弭

災策爲賜山東租一年畿輔亦多減免則又能行仁政中官
錢能在滇貪恣命爲巡撫鎮壓之因廉得其私通外國之罪
法當死遣官往按而能又驛進黃鸚鵡則請禁絕且盡發能
貪暴狀能急屬貴近請召恕還是時正人方罷遂改官南京
能事立解吁宗貫居滇九月威行徼外黔國以下咸惕息奉
令疏凡二十上直聲動天下而不能去一中官猶幸叛人伺
間將不利於滇請增副使以飭邊備其謀遂沮終爲有功於
滇也復以考選官屬嚴拒請託爲同事者所不悅而能歸屢
譖帝亦銜其慝直命撫南畿乃量減官田之耗勿累貧民移

義米以補夏稅又補他府戶口鹽鈔公私交便水災則奏免
秋糧賑貸全活者甚眾歲輸白糧民至破產庖工賤人光祿
槩給上供之物監收要羨織造采辦絡繹道路先後論列顧
皆不納且於王敬等橫索玩好以李大亮蘇頌自擬盡列罪
狀敬亦誣之並及常州知府孫仁仁被逮因抗章救三疏劾
敬中官尙銘亦發敬奸乃下獄棄王臣於市仁亦得釋此舉
差快人意嗣復官南京兵部尙書錢能亦守備南京敬王公
爲天人坦懷待之能卒斂戢林俊下獄謂俊言當不宜罪帝
爲不懌凡應詔陳言者二十一建白者三十九皆力阻權倖

天下傾心遇朝事有不可必曰王公胡不言也則又曰公疏
且至矣恕疏果至時爲謠曰兩京十二部獨有一王恕於是
貴近側目帝亦頗厭苦之重以切諫起用傳奉官愈不悅遂
落宮保致仕朝野大駭蓋以好直言俾官於留都終不得立
朝旣歸名益高臺省推薦無虛月王純以汲黯比之至予杖
夫宗貴固足以抗長孺也孝宗卽位始用廷臣薦入掌天官
先是劾大學士劉吉者必薦恕吉大恚凡恕所推舉必陰撓
之嗣言官降黜者三十七人中多素有時望吉取中旨不下
吏部以不得其職乞去不許陝西缺巡撫應推河南蕭布政

詔別推執不可卒用之時言官多謂其賢且老宜參大政帝
曰朕用蹇義王直故事有謀議未嘗不聽何必內閣是終畏
其慙直不願置諸左右也經筵困暑請依故事大寒暑暫停
乃進講義言者交章論駁又請解職優詔不許乞放還復勉
留之感激眷遇益以身任國事方以疾在告諫用宦官諫起
復匠官供役謂不可以小臣壞重典皆報許劉吉魏璋排之
益力知志不得行連章求去帝輒慰留以其老特免午朝大
風雨雪亦免早朝至若徽王乞歸德州田蘆溝橋成乞進官
皆諫止之條災異七事陳星變二十事咸切時弊封壽甯伯

則諫私貴戚妨公議則諫御醫用次等則諫資緣遷職自陳
乞進官則諫雖或從或否然知無不言言無不盡逆鱗強項
至老勿衰邱文莊可謂君子乃與宗貫不相能文莊入閣以
吏部弗讓固爲太亢文莊由是不悅亦失之褊凡所考察輒
與爲難又有劉吳助虐幾欲中以奇禍因直斥必有老於文
學多陰謀者主之劉旣下獄因請並逮對簿帝心不悅貶文
泰責恕沽名置潛不問再疏不納而宗貫從此罷歸矣觀文
莊之夫人叱文泰曰以若故使相公齟王公負不義名何弔
爲嗟乎以君子攻君子而小人更無論已此爲黨綱肇端延

及末季其風更烈直道之不容於天下也三代以下比比皆然若宗貫之特立不回完名全節蓋亦塵矣

二知軒文鈔卷七

定遠方濬頤子箴

書楊慎傳後

少師援漢定陶王宋濮王故事主大禮議稱孝宗曰皇考興
獻王曰皇叔父興獻王妃曰皇叔母謂前代入繼之君追崇
所生者皆不合典禮嗚呼天子以孝治天下而忘其所生試
問於心安乎不安乎張璁因之倡議謂入繼祖統則可謂爲
人後而自絕其親則不可世宗大喜曰此論出吾父子獲全
矣張璁之說固迎合帝意然亦不得以爲悖禮禮緣義起泥古

者未必盡是也乃堅持不可母妃止通州不入帝願避位歸藩羣臣惶懼於是始有稱帝稱后之請而璉遂著大禮或問以上見者目爲邪說嗚呼亦太過已至手敕加興獻帝后以皇號則又爭之謂忘所後而重本生夫所後自不可忘本生亦奚可不重凡居官者無不爲本生父母持服去官豈貴爲天子而獨有異耶至謂正統混而無別則尤大謬臣子尙可封贈帝王不得追崇誠不解其何說也而桂萼復附璉以起曰執政使陛下終身爲無父人逆倫悖義謂本生對所後而言欲去此二字斯亦廷臣激之使然方欲撲殺而學士命下

用修不願與之同列辭官則可乃曰國家養士百五十年仗節死義正在今日撼門大哭聲震闕庭遂至二百二十人有戍邊者有奪俸者有予杖杖死者此獄君臣交失而孝宗遂改稱伯考舉朝洶洶爭禮失禮正不得專罪張桂也用修抱不世之才負大魁之望居庸抗疏經筵進講風骨足繼家聲顧以疏諫大禮竄斥投荒幼則警敏壯胡憤憤昧於明哲保身之義躬值衣冠喪氣之時然而木密擊賊臣猶效忠新都歸葬子亦盡孝指揮追逮旣受疆吏之厄老病無狀幸得閣臣之憐世宗惡其父子不爲無因而議禮之孰得孰失天下

後世必有能辨之者

書張經傳後

明之倭患起於嘉靖三十二年朝議設總督大臣首用廷彝
前此討斷藤峽賊分左右軍六道並進直入羅運山土
人言八世未聞官軍涉茲土廷彝素知兵有方略嗣又撫定
安南平思恩九土司及瓊州黎惟馬平征徭失利帝特宥之
而周怡劾之乞罷不允起三邊總督劉起宗又劾之寢前命
至是再起則日選將練兵爲搗巢計以江浙山東兵屢敗欲
俟狼土兵至用之老成持重所策非不善也故瓦氏兵先至

不許其速戰而東蘭諸兵繼至使分隸諸將特賊三面以待
永順保靖兵之集部署至當可謂萬全乃文華遽以糜餉殃
民畏賊失機罪廷彝帝問分宜分宜對如文華指卽下詔逮
治而文華拜疏之日永保兵適至卽有石塘灣之捷旋又有
王江涇之捷軍興來稱戰功第一李閣兩給諫言倭奪氣不
宜易帥帝大怒以爲欺誕不忠聞文華劾方一戰杖李閣斥
爲民已而疑之復問分宜輒證以徐階李本皆言經養寇不
戰謂趙胡合謀進剿經冒以爲功深入其言雖自陳進兵始
末乞賜原宥終不見納而廷彝死已若李天寵雖有通州如

舉紹興之功而倭犯嘉善圍嘉興劫秀水陷崇德攻德清躡
北新關謂其縱寇固不可與廷彝同年而語也代廷彝者爲
周琬楊宜節制不行狼土兵肆焚掠東南民旣苦倭復苦兵
是客兵正不易用琬之十難三策言於禦倭之先在官僅三
十有四日卽責其無所展布信乎否乎宜在河南曾平劇賊
顧曲意奉文華以倭據陶宅官軍久無功文華劾之遂以狼
兵不可用請募江浙義勇山東箭手益調江浙福建漕卒河
南毛兵客兵大集宜不能馭有私鬪者有潰歸者在事僅踰
半載以諂事文華故得禍輕計八年之間爲巡撫者十人兼

督軍務則自屠大山始屠以下凡七人無一不得罪去者幾若與倭患相終始而廷彝以有功遭譖則爲最冤云

書胡宗憲傳後

多權術喜功名之人內有奧援外附奸黨力排張李因而得代而嘉興之役則以毒酒死倭非有戰績王江涇之役則盡掩經功歸宗憲輒橋之役則兵死千餘而倭犯浙東更甚乃不得已與文華定招撫計汝貞豈果知兵歟於是不用兵而用客不以爲海寇而以爲同鄉里始而老船主誘倭入犯大獲利各島日至旣而多殺傷有全島無一歸者死者家怨老

船主乃據五島自保直也激也碧川也清溪也和也激爲直
養子直與汝貞同鄉里二客蔣洲陳可願因激見直汝貞釋
直母妻於金華獄厚給洲等諭直直心動以倭王死各島不
相攝須次第諭之因留洲遣激等護可願歸厥後汝貞自辨
言臣爲國除賊用間用餌非小惠不成大謀蓋汝貞亦知其
策至下也激果立功一破倭於舟山再破倭於列表請諸朝
賜金幣縱歸亡何以徐海入犯來告引大隅薩摩二島倭分
掠瓜洲上海慈谿自攻乍浦陳東麻葉與俱我師壁塘棲與
巡撫阮鶚軍相犄角阮軍三戰三捷旣而敗宗禮死鶚走桐

鄉爲賊所圍斯時汝貞計不欲與鶚俱陷還杭州遣夏正持
檄書要海降海病創意頗動正因言東已有他約使海疑東
東知海營有使者亦疑海有隙可乘遂說下之海來索財物
報如其請海乃歸俘解圍東留攻一日亦去此舉更奇於客
之說直脫海不從尙有何計乎曰鶚東渡錢塘禦他賊豈未
聞汝貞之計耶初海入犯焚舟示無還意因說其擊朱涇賊
立功而餌之以掠舸海竟擊賊潛令大猷焚其舟使怖以弟
洪來質而所獻不下於所賂未聞其進諸朝也論縛東葉許
以世爵海果縛葉以獻則解其縛令以書致東圖海而故泄

二知軒文存

卷七

王

於海時海妾亦受賂助說海海復以計縛東來獻率五百人
去官軍焚乍浦巢而海竟請降猝至留甲士平湖城外率酋
長百餘胄而入文華等懼欲勿許則強許之摩海頂慰諭海
自擇沈莊以屯莊東西各一以河爲塹居海東莊以西莊處
東黨令東致書其黨曰督府檄海夕禽若東黨乘夜將攻海
海挾兩妾走閒道明日官軍圍之海投水死會大隅島主辛
五郎亦被禽遂俘洪東葉五郎及海首獻京師用詐殺降大
勛是集吁亦忍矣哉舟山餘黨雪夜焚柵盡死兩浙倭漸平
而蔣洲亦諭島主源義長源義鎮還被掠人口具方物入貢

厚賚遣還復遣夷目隨汪直來市泊岑港浙人大驚巡按王
本固言不便朝臣謂且釀東南大禍直遣激詣汝貞謂其相
紿解諭至再直不信令其子以書招之仍不信要貴官爲質
立遣正偕激往嘗預爲赦直疏引激入臥內陰窺以語直疑
稍解乃偕碧川清溪入謁慰藉之甚至而本固下直等於獄
疏請曲貸直死戍海上繫番夷心本固爭之彊而外議疑其
納賊賂懼易詞以聞直論死碧川清溪戍邊激與謝和支解
待以不死者卒皆死之納賂之說倘亦如徐海飛魚冠或更
倍之不可得而知矣夏正柵舟山阻岑港而守賊死鬪多陷

歿嗣新倭大至嚴旨責之懼得罪上疏陳戰功謂賊可指日
滅所司論其欺誕盡奪諸將職切讓令薙期平賊時文華已
得罪死內援旣失外患未已爰恩媚茲一人兩獻白鹿宸心
大悅行告廟禮百官稱賀加汝貞秩岑港賊徒柯海官軍屢
攻不能克噫汝貞蓋善於用客而弗善於用兵也言者嘖嘖
以爲誘賊啟釁以爲老師縱寇請追奪功賞而廷議則言功
多宜勿罷令居職如故賊造巨艦爲遁計利其去不擊賊揚
帆泊浯嶼縱掠閩海州縣閩人大噪謂其嫁禍李瑚再劾三大
罪瑚與大猷皆閩人汝貞疑大猷漏言因復嫁禍大猷劾其

不擊賊時江北福建廣東皆中倭道遠不能徧經畫然小勝輒論功受資無虛月敗衄則不與其罪賊大掠溫台兼寇濱海諸縣言官奉詔往勘謂其養寇當置重典帝不問汝貞先因文華結嚴嵩父子文華死結嵩益厚威權震東南招致士大夫預謀議名用是起下至技術雜流參養皆有恩能得其力顧勘編隄均徭之法加賦額外民爲困弊而所侵官帑斂富人財物亦不貲嘉賓尙鵬還上侵帑狀疏辨帝以爲然尋請如三邊故事節制巡撫操江悉如所請又有白龜五色芝之獻告廟如前賚則加等江西盜起又兼制江西以戚繼光

平賊功加少保兩廣平巨盜亦論功時嵩已敗徐階沮之僅賜銀幣未幾陸鳳儀劾其十大罪得旨逮問帝獨以爲非嵩黨釋令閒住久之獻秘術將復用而汪汝正籍羅龍文家得其被劾時手書自擬旨授龍文以達世蕃者遂逮下獄自敘平賊功言以獻瑞得罪且詰汝正受贓帝終憐之並下汝正獄汝貞竟瘐死汝正得釋阮鶚初不主撫以桐鄉之敗懼甚附文華得請於朝特設福建巡撫任之寇犯福州賂寇並遺巨艦俾載以走斂括民財奢侈無度先汝貞敗嵩屬法司僅黜爲民史稱汝貞以奢黷蒙垢然令徐海汪直之徒不死貽

患更未可知嗚呼徐海汪直之死亦幸耳夫所謂堂堂正正王者之師與汝貞之用間用餌迴乎各別者終爲大謀亦安可廢焉不講哉

書唐順之傳後

於學無所不窺於書無所不讀六編傳世古文名家苦節自勵輟扉爲牀良知得聞閉戶兀坐乃始則不阿座主辭就兵曹繼則改官翰林事竣請疾觸師之怒永矣罷歸迨選宮僚起兼司諫請朝太子復遽削籍於是卜築陽羨山中十餘年中外論薦並報寢荆川其殆甘於棲遁終無用世之心已文

華之薦商之洪先洪先曰向已隸名士籍此身非我有安得
侔處士荆川遂出避孚敬而附文華出處之間前後異轍聞
望奚爲不損耶初覈薊鎮之兵還奏缺伍之數謂不任戰條
上便宜總督以下均皆貶秩詔往南畿視師浙水截之海外
自爲上策蛟門大洋乘風破浪意氣自如從者色變三沙之
戰斬馘一百二十沈舟一百有三厥功甚偉擢太僕少卿以
宗憲言其權輕乃加右通政賊犯江北率兵馳援姚蕩廟灣
殺傷相抵斥列圍之非計爰薄營以火攻克之不能擊皆失
利此方麾兵彼旋告急憤而躍馬布陣能軍望者登樓堅壁

不出持刀直前主帥何勇退師固要諸將何怯海州觸暑得疾遄返巡撫受代兵事敢辭扶病渡河聞賊已滅善後防海所言皆當俄焉春汎之期又有焦山之役沈疴不起泛海空勞此一出也荆川之才未能大顯所與協謀討賊者乃用間用餌之胡汝貞脫非有李邦良合軍攻剿江北之饒烏能平哉雖出處不慎賢者見譏而襄文追謚飾終無忝以倭事論夫亦可謂疆臣之佼佼者矣

書戚繼光傳後

少保紀效新書練兵事實至今談兵者遵用之袁端敏之駐

臨淮也師其鴛鴦陣剿土寇頗有功吾鄉人田夫牧豎無不知少保者數百年後猶引以爲重則當時戚家軍之名聞天下豈不信哉顧少保治軍更厯南北並著聲威南戰北守因地制宜論者謂少保爲將號令嚴賞罰信士無敢不用命與俞大猷均爲名將操行不如而果毅過之大猷老將務持重少保則颯發電舉屢摧大寇名更出大猷上然當其初至浙江倭犯樂清瑞安臨海赴援不及以道阻不罪尋會大猷兵圍岑港久不克坐免官戴罪辦賊已而倭遁他倭復焚掠台州言官劾其無功且通番方按問旋以平汪直功復官蓋初

膺軍旅先有小挫固由衛所軍不習戰也爰召募金華義烏
慄悍之卒三千教以擊刺長短兵迭用制陣法審步伐更置
戰艦火器兵械於是扼倭桃渚敗倭龍山追倭至雁門嶺又
蹙之瓜陵江盡死邀擊之仙居道無脫者九戰皆捷豈非練
兵之效耶嗣往援江西則破之上坊巢進剿閩中則克之橫
嶼覆之牛田殲之興化旋師抵福清復有東營澳陸戰之捷
至福州飲至勒石平遠臺少保還浙而新倭踵至興化不守
天兵之衣爲賊所衣給以入城帝命少保爲大猷之副往平
之先是劉顯軍少壁城下不敢戰大猷亦不欲攻需大軍合

困少保將浙兵至以中軍先登大捷於平海論功居首顯與
大猷皆弗及也送代大猷爲總兵倭圍仙游三日敗之城下
追及於王倉坪倭奔據漳浦蔡丕嶺分五哨持短兵緣崖俘
斬倭掠漁舟出海去久之更有福甯永甯兩捷又與大猷埽
平南澳餘孽而少保則自南之北練兵薊門矣疏言七害六
失以爲練兵之要在先練將今注意武科多方保舉乃選將
之事非練將之道陳其四弊謂薊地有三形平原利車戰近
邊利馬戰邊外利步戰邊兵第習馬未嫻山戰谷戰林戰之
道惟浙兵能之願予浙東殺手礮手各三千人再募西北壯

士足馬軍五枝步軍十枝專聽臣訓練可謂實事求是洞中
窺要又言臣官爲創設諸將視爲綴疣安從展布下部議召
還總兵郭琥專任繼光而浙兵止弗調寇入青山口拒卻之
邊牆雖修墩臺未建巡行塞上請建敵臺千二百座以邊卒
木塹募浙人爲一軍許之浙兵三千人至陳郊外天大雨自
朝至日昃植立不動邊軍大駭臺成精堅雄壯二千里聲勢
聯絡乃立車營製拒馬器又置輜車營隨其後而以南兵爲
選鋒入衛軍主策應本鎮兵專戍守節制精明器械犀利薊
門軍容遂爲諸邊冠士蠻董狐狸謀入犯馳喜峰口少保掩

擊幾獲狐狸繼逼長禿入寇逐得之長禿者狐狸之弟長昂叔父二寇率部長叩關請死罪乞赦長禿邊人攢刀設誓乃釋之許通貢如故終少保在鎮二寇不敢犯薊門炒蠻入犯湯克寬戰死被劾不罪久之復偕妻大嬖只襲掠追破之又拒退土蠻於遼東朝廷以八事課邊臣三歲遣大臣閱視薊稱最頻荷蔭資薊門守甚固敵無由入盡轉而之遼故李成梁獨擅戰功自俺答犯京師添設昌平鎮與薊相唇齒十七年間易十將率以罪去少保則在鎮十六年邊備修飭薊門晏然繼之者踵其成法數十年得無事亦賴當國大臣徐階

高拱張居正先後倚任之張尤事與商確欲爲難者輒去之
諸撫督大臣咸相善動無掣肘居正殁半歲張鼎思言繼光
不宜於北當國者遽改之廣東悒悒不得志強一赴踰年卽
謝病言官復劾之竟罷歸厥後傅光宅疏薦反奪寧少保
亦死矣夫宜南宜北能戰能守訓練之師投無不利若少保
者誠爲千古名將豈獨吾鄉人稱道之哉或曰少保當時胡
不用淮兵曰在浙練浙就地取材曰然則鎮薊門曷爲復募
浙兵曰以補邊兵之不足非盡用浙兵也天下何地無兵所
患者無將兵之將爾

書徐階傳後

榜直廬曰以威福還主上以政務還諸司以用舍刑賞還公
論請召袁煒共擬旨曰同眾則公公則百美基專則私私則
百弊生對帝問知人之難曰大奸似忠大詐似信惟廣聽納
則窮凶極惡人爲我攫之深情隱慝人爲我發之故聖帝明
王有言必察卽不實小者置之大則薄責而容之以鼓來者
華亭相度相業可於此數語見其大概惟有全福故周晬墮
皆井出三日而蘇五齡墮高嶺衣挂於樹不死也孔子廟禮
帝用張孚敬議獨持不可孚敬召階盛氣詰之抗辨不屈怒

以爲叛曰叛生於附階未嘗附公何得言叛遂由編修斥爲
推官年少時卽具風骨在延平連攝郡事出繫囚毀淫祠剏
鄉社學捕劇盜政聲卓著迨爲吏部侍郎見庶官不循故事
折節下之必深坐容邊腹要害吏治民瘼皆喜爲之用所汲
引並長者與尙書聞淵不合求出避之嗣進禮部尙書顧以
所撰青詞獨稱旨召直無逸殿荷飛魚服之賜帝察其勤殆
亦喜其諛耶廷推禮部不聽蓋不欲其去左右也中官陷寇
歸進俺答求貢書帝以示分宜及華亭分宜以爲饑賊不足
患華亭則曰傳城而軍殺人若刈菅何謂饑賊分宜又以求

貢爲禮部事華亭則請譯者紿緩之我得益爲備援兵集寇
且走帝稱善者再冠尋飽去乃下階疏弗許貢華亭固有权
略者分宜旣仇貴溪置之死而貴溪嘗薦華亭以是忌之會
孝烈皇后祔廟議下抗言女后無先入廟者楊思忠亦上疏
帝大怒皇恐謝罪遂不能守前議呂仙祠之役不欲行乃以
議祔廟解得緩期而故摘思忠元旦賀表誤廷杖百斤爲民
用以怵之分宜因謂可間直獨對語及華亭分宜徐曰所乏
非才但多二心以其嘗請立太子也華亭危甚度未可與爭
乃謹事分宜而益精治齋詞迎帝意左右亦多爲地者帝怒

漸解二事皆爲華亭之玷然猶幸委蛇而不失大節耳未幾入相卽疏發仇鸞罪狀分宜方欲因鸞以傾華亭聞之乃愕然止而忌益甚帝數與謀邊事時議減鸞所益衛卒則言不可減又以京營積弱不在乏而在冗宜汰之取廩資賞又請罷孫禴始格於分宜久而皆用之一品滿三載繼滿六載繼滿九載迭加恩賜璽書褒諭帝嘗以五色芝授新鄭鍊藥謂華亭政本所關不以相及乃皇恐請得之噫吾以爲恭謹太過已會椒山論分宜罪以二王爲徵下錦衣獄分宜屬陸炳究主使者則戒炳須念宗社又爲危語動分宜曰上惟二子

必不忍以謝公所罪左右耳奈何顯結宮邸怨分宜懼乃
寢華亭之能牢籠分宜機警處正不可及倭躡東南力主發
兵又請輸畿內麥數十萬石救邊卒之饑密傳諭行先是椒
山之劾分宜疑華亭趙景王宗茂再劾華亭又議薄罰及吳
時來董傳策張紳偕劾不勝皆下獄傳策爲華亭里人時來
紳則華亭門生遂疏辨顯謂階主使帝不聽有所密詢舍分
宜而之華亭會永壽宮災帝徙居玉熙殿隘甚欲有所營造
以問分宜則請還大內帝不懌問華亭則請以三殿餘材責
尙書雷禮營之可計月而就帝悅如議因命華亭子璠董其

役十旬功成命曰萬壽宮進秩加俸以旌其忠璠亦遷官分
宜乃日屈而世蕃貪橫淫縱狀亦漸聞華亭乃嗾鄒應龍劾
之帝勒嵩致仕擢應龍官華亭遂居首揆以分宜之才力竟
不能敵華亭之智數平日委蛇遷就不動聲色夫亦烏知其
處心積慮若此之深旋乾轉坤若此之易哉然而帝終念分
宜供奉勞憐其去忽忽不樂幾欲退而修真且傳嗣復責階
等奈何以官與邪物謂應龍也奏言退而傳嗣臣等不敢奉
命應龍之轉則二部奉旨行帝乃已鑒世蕃爲奸於外命階
無入直階窺帝意言苟爲奸在外猶在內固請入直以嵩直

廬賜之因張嚴等導帝猜刻力反之務以寬大開帝意冠直趨通州楊溥以帝祠釐不敢奏謀之華亭檄二鎮入援冠不得逞帝怒溥不早聞與楊選之任冠入也欲罪未發因華亭言竟誅選不罪溥以獨當國屢請增閣臣且乞骸骨乃命嚴李入閣而待階益隆以十五載考恩禮特厚華亭則益恭謹採輿論利便者白而行之緹騎省減詔獄漸虛任事者亦得功名終論者翕然推爲名相奏還景府占民陂田止零墳及興都工作風御史請覆鹽額諫餌金丹力救海瑞阻幸興都皆卓卓可傳於世嗣草遺詔凡齋醮土木珠寶織作悉罷大

禮大獄言事得罪諸臣悉牽復之詔下朝野號慟感激比之
楊少師所擬登極詔書信爲世宗始終盛事云同列新鄭安
陽以華亭不與共謀心皆不平胡應嘉嘗劾新鄭疑華亭所
使至是應嘉以事削籍人謂新鄭修舊卻華亭斥應嘉乃復
請薄罰言者又劾新鄭新鄭欲華亭擬杖乃從容譬解新鄭
滋不悅令齊康劾其二子干請及家人橫里中狀華亭疏辨
乞休九卿以下交章劾新鄭譽華亭新鄭遂引疾歸康竟斥
安陽亦以言者攻之乞身去臺官起廢者恃華亭言多過激
帝不能堪諭處之同列欲擬譴華亭不可諭令省改帝亦勿

之罪則又勸罷中秋宴止命中官分督團營散南京振武營兵羣小璫毆御史誘大璫先錄其主名分別逮治持正應變大率類此所持諍多宮禁事行者十八九中官側目會帝幸南海子諫不從方乞休而張齊以私怨劾之因請歸帝意亦漸移許之新鄭再出扼之不遺餘力郡邑有司希指爭齟齬盡奪華亭田戍其二子會新鄭復爲江陵所傾而罷在華亭得主之專不亞於分宜而持躬之慎則有過於分宜一毀一全器量判焉一正一邪心術異焉而瑜不掩瑕美猶有憾讀史者當分別觀之然後知三代以下少完人也

書張居正傳後

神宗以冲齡嗣統若無太岳受遺輔政十年之久肩勞任怨舉廢飭弛則萬厯初治已不可問太岳之功在社稷弗能遽以過掩朝廷寡恩身後卽削官奪諡籍其家罪其子殊非待顧命大臣之道此固神宗之失然亦太岳操國柄擅威福有以自取之也幼得國器之譽勇敢任事豪傑自許城府深沈人莫能測分宜忌華亭善華亭者皆避匿而太岳自如亦爲分宜所器嗣又與新鄭善相期以相業侍裕邸講讀王甚賢之中官亦無不善太岳者和光同塵絕不稍露圭角也故華

亭代分宜則傾心委之草遺詔則引與共謀歲餘卽入閣華
亭興化皆折節禮士而太岳以後進獨引相體倨見九卿語
輒中肯人以是嚴憚之無乃才有餘而度不足耶新鄭以很
躁被論去華亭亦去興化爲首輔亡何內江入易視太岳乃
與所善掌司禮李芳謀召用新鄭俾扼內江而奪興化新鄭
至益與太岳善於是興化南充相繼引去而內江厯城並爲
所構罷太岳與新鄭兩人益相密新鄭主封俺答太岳亦贊
之排斥異己援引同志庶乎寅恭可協矣顧以華亭三子起
爨兩人之交遂離新鄭又與太岳所善之中人馮郅不豫太

岳方引馮保爲內助而新鄭顧欲去保陽諾之而私語保新鄭遂罷又何殊當日之扼奪趙李哉旣居首輔慨然以天下爲己任勸守祖宗舊制不必紛更以講學親賢愛民節用爲急務大計斥諸不職百僚惕息蓋至是始見太岳之經濟焉崇奉兩宮不敢違議雖保風之以遂天子孝思尙爲得體尊主權課吏職信賞罰一號令萬里外朝下而夕奉行黔國之錮冬漕之運馬價之積吏治考成之限秩然咸有條理獨處閣豎未得其當謫言官以悅保又徐說保裁抑其黨毋與部事奉使者時令緹騎陰誦之其黨怨太岳而亦不附保懲御

史凌撫臣欲痛折之小不合詎責隨下勅其長加考察削余懋學職下傳應楨獄命杖逮謫徐貞明繩督劉臺臺抗章論其專恣不法帝爲下臺獄命杖逮戍陽具疏救僅奪秩已卒戍臺臺臣心皆不平誠不平也呂調陽莫敢異同張蒲州恂恂若屬吏同列孰敢與抗歟太岳喜建豎能以智數馭下用李成梁鎮遼戚繼光鎮薊一戰一守邊境晏然兩粵數破賊浙江撫亂民皆有功世稱太岳知人而又以覈驛遞省冗官清庠序戒公卿羣吏不得乘傳郎署缺少士子額隘持法太嚴亦多怨之者時承平久羣盜蠭起有司恆諱之匿弗舉者

雖循吏必黜獲盜卽決莫敢飾情盜風爲衰而奉行不便者
退有後言太岳不恤也慈聖將還慈甯宮謂先生有師保之
責其爲我朝夕納誨以輔台德用終先帝憑几之誼未幾丁
父憂而李幼孜倡奪情議太岳惑之保亦固留諸翰林皆以
爲不可弗聽張尙書持慰留旨被逐於是有交章請留者有
相爭杖謫者而彗星亘天人情洶洶謗書懸於通衢帝爲下
詔弭謗使其二子與太監魏朝馳傳往代司喪並遣官治祭
治喪而太岳則竟居之不疑請毋造朝以青衣素服角帶入
閣治政侍經筵嗚呼移孝作忠援墨經從戎之例身爲元輔

二
失
車
三
不
名
一
敗壞名教一至於此烏得爲無罪哉矧帝大婚乃以吉服從
事言者卽怒出之始薄其友繼並薄其親無乎不薄抑太甚
也歸葬日頒帝賚忠良印太岳能無內疚於心戒閣臣毋得
專決馳聽張先生處分且詔推閣員或德之或交昵之乃安
意去賜貺加禮供張郊餞所過有司飭厨傳治道路未聞太
岳以居憂辭乃言母老不能冒炎暑請俟清涼上道而廷臣
體其意上章趣還朝遣官往迎中官護太夫人以秋日由水
道行而太岳所過守臣長跽大吏前趨襄藩唐藩抗顏賓主
司禮宴勞兩宮頒賞百僚復班迎入朝予假十日及秋魏朝

奉太岳母行儀從煊赫觀者如堵帝與兩宮賜賚加等吁寵榮極矣勸帝量入爲出疏上留中止工部鑄錢請停蘇松織造得損大半嗣請停武英殿工裁外戚遷官恩數多曲從之上災傷疏請賑言在外諸司營私背公剝民罔上宜痛鉗以法而皇上加意撙節於宮中帝爲首肯又選大吏精悍者治江南賦以時輸國藏益充皆太岳之力也帝初憚之漸長心厭之小璫導上游戲慈聖使保捕而杖之逐之太岳復條其罪惡因勸帝戒遊宴以重起居專精神以廣聖嗣節賞賚以省浮費却珍玩以端好尙親萬幾以明庶政勤講學以資治

理帝迫於太后不得已皆報可而心頗嫌保太岳矣初纂古治亂事繪圖以俗語解之使帝易曉至是復屬儒臣紀太祖列聖寶訓實錄分類成書凡四十辭多警切請以經筵之暇進講立起居注紀言動與朝內外事日用翰林四員入直備顧問輔翼少主竭盡忠讜千古罕有其匹所惜者自奪情後益偏恣黜陟由於愛憎左右用事之人多通賄賂馮保之客擢居錦衣太岳三子皆登上第蒼頭游七入貲爲官勛戚文武與往還通姻好七儼然在士大夫之列幾蹈分宜故轍幸而一病不起得保令名以終乃蒲州始爲政卽與太岳所薦

之王曾等交惡又有張誠爲帝密詞保及太岳悉以兩人交結恣橫狀聞且謂其寶藏踰天府帝爲心動旣謫保籍其家遂波及太岳盡反其所爲而羊可立追論遼庶人之獄庶人妃因上疏辨冤而江陵難作矣迨熹宗時詔復故官莊烈朝羅喻義等訟太岳冤部議復二蔭及誥命而五子允修抗節荊州厥孫同儻捐軀桂林太岳後人尙能以死報國云要之太岳一生功過判然善惡相溷可以爲權相不可以爲良相可以爲重臣不可以爲名臣君子乎小人乎烏乎定之而又烏乎恕之

書劉大夏傳後

善乎忠宣之言曰居官以正己爲先不獨當戒利亦當遠名
又言人生蓋棺論定一日未死一日憂責未已卽其言可以
想見其爲人方剛鯁亮篤秉自將老成典刑於茲未墜焉賢
父之子名重解頭館試應留自請試吏明習兵事盡革宿弊
奏覆多中朝廷意尙書倚若左右手匿安南之故牘懼開邊
釁改朝鮮之貢道甯忘舊章經歷罪咎中官譖入詔獄捕繫
命杖薄懲蓋初任京曹奄有氣骨嗣遷參政聿著政績由閩
之粵撫田安泗討後山賊得生過半治張秋河超擢不次入

理宣府兵餉首杜勢家牟利剛不買糴糴乃無私邊人蒙福
使者移疾身歸東山心繫北闕廷臣交薦軍務是總粵人思
公鼓舞稱慶蕭然行李僅攜二童爰乃清吏治捐供億禁內
外鎮守官私役軍士盜賊爲之衰止繼拜兵部尙書屢辭弗
獲自傷老病且以天下民窮財盡爲憂會風災水患苦雨沈
陰請法祖宗悉除民害條上興革十六事省浮費以鉅萬計
再陳兵政十害且乞歸不許權倖旣弗能尼弊端更具以聞
於是轉漕番上之苦邊將侵尅之狀極言無隱感動宸衷銳
意太平尤見親信察其方嚴練達俾之隨事納忠大同小警

中官請出搗巢延綏僅俘婦稚委師沙漠難言神武上策惟
守廷議僉同罷土帥之兵柄莫使恃橫屏京營之飛語孰敢
用間揭帖滋弊稱善遽寢面議至公求治自易因陳鎮守之
擾追念鄧麥之廉君明臣良朝野歡說跪榻呼掖久對憫勞
失班恐糾免召優眷忠宣在孝宗之世夫固得行其志已武
宗嗣統以裁撤中官觸帝之怒賢哉甯瑾能述先帝遺命以
解帝意然而言不見用烏乎不歸積忤大璫遂興詔獄二劉
胡虐一屠獨剛七十三翁布衣徒步過大明門下叩首而去
豈惟觀者歎息泣下至今讀史者亦爲之廢書深喟也攜筐

送食罷市焚香齊祝生還竟絕餽問籍生徒以供膳遇團操而荷戈宦時恩澤弗及子孫戍者忠誠豈羞軍役輸米塞上扶犁隴畔門下已爲疆吏尙書甘作老農清節著於朝端大名傳於海嶠若忠宣者與王康僖馬端肅可謂三者臣千百載下猶令人動仰止之思也

書曾銑傳後

嗚呼以子重之才議復河套始條八議繼上方略十八事又獻營陣八圖觀其曩治遼東亂軍能除首惡嗣督三邊有馬梁山之捷諸將戰不利則疏治如律方築塞選銳卒擊寇間

以輕騎入掠復率諸軍驅之遠徙荷朝廷增俸加資銀幣感
知遇恩亟圖報稱以寇據河套將百年孝宗欲復而不能武
宗欲征而不果於是枕戈汗馬切齒痛心爲一勞永逸之策
請以春夏交出師水陸並進乞發帑修定邊營黃甫川東西
一千五百里之邊牆所謀甚善所論至偉子重固優爲之而
後敢爲此議也乃部臣難之諉令諸鎮文武將吏協議詔謂
能分主憂壯之卽予修邊費子重益銳而諸巡撫及巡按又
以爲難久不會奏怒而疏請於帝帝爲責讓諸巡撫會楊守
謙代張問行撫延綏意與子重同甫克定議獲優旨下廷議

而廷臣見上意向銑一如銑言矧又有貴溪力主之胡爲忽
出手詔盡反前說貴溪顧大駭請帝自裁斷至分宜極言套
必不可復向擬旨褒銑臣皆不預聞夫旣不預聞當時何以
默無一言廷議又不置可否直至手詔降而後變議帝之手
詔豈果出帝意耶抑暗中有人預謀耶謂出帝意奚爲前後
自相矛盾謂有人預謀吾以爲必分宜之奸計也分宜仇貴
溪不得不仇子重王以旂黨分宜者附和之而得三邊總制
科道不黨分宜者杖之史曰帝雖怒銑然無意殺之殺之者
分宜也而適直逮問之仇鸞與子重有隙獄中草疏誣以諱

敗侵餉納金貴溪而子重與貴溪皆罹於法會俺答寇居庸
分宜尙謂夏言等收河套故報復至此而帝卒不悟向使任
子重以開邊之事子重未必無功而當軸者乃志驕氣溢之
夏貴溪與分宜共事雖有頗牧之勇烏能自奮哉吾故悲子
重之生非其時而敢於任事也

書呂坤傳後

天下安危疏痛切言之力陳救時要務以收人心回天意爲
主籲天敝地齋宿七日而後上厯數朝廷弊政民間疾苦舉
衆人所不敢言者竭誠輸悃達諸九重雖不見聽然而一疏

足傳千古已叔簡爲醕儒爲名臣呻吟語具見一生學問著述多出新意不爲膚廓之談暮鼓晨鐘發人深省然又非老於牖下墨守程朱者所能跂及初宰襄垣卽有異政嗣以戶部郎中出爲山東參政山西按察使陝西右布政使尋拜巡撫山西之命三年召爲右僉都御史厯刑部左右侍郎中間位監司擢開府必大有設施顧略而未載獨登此疏史臣之意殆以爲觀其所言卽可以知其所行無事繁稱博引也此疏特呻吟之一端專論國家大病有方有藥立起沈疴神宗不識叔簡爲良醫而反覺其呻吟可厭則能無稱疾乞休歟

嗟嗟剛介峭直之人乃誣以機深志險而閨範圖說本無佗
意流傳禁中轉爲妄人所藉口以作結納宮掖取媚貴妃之
左證幸帝未歸罪其事遂寢孫尙書以爲天下三大賢之一
叔簡誠大賢其如帝之弗納何然而叔簡則無一日不呻吟
無一日肯忘國家之病故在籍聞福藩賜田踰制慷慨上言
復移書執政乞加裁減迄今三復此疏竊取叔簡自序語解
之曰狂而未甚也